



索道隆隆

矿山短篇小说集



東 南 陸 陸

中國地圖出版社

索 道 隆 隆

矿山短篇小说集

红透山铜矿政治部
抚 顺 市 文 化 局 合 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三 年 · 北 京

索道隆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 6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5}{16}$

1973年3月北京第1版 197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1969 定价 0.29 元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索道隆隆.....	瞿德勇	(1)
壮志凌云.....	李佳烈	(15)
青春似火.....	王 欣	(31)
引路人.....	王铭寰	(46)
老参谋.....	曹 育	(64)
矿山妇女.....	洪 山	(81)
保健员.....	潘 遥	(93)
女架线工.....	徐 芳	(105)
关键时刻.....	古 煤	(125)

索道隆隆

瞿德勇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还在猛烈地刮着风，飘卷着漫天的雪。

这么大的风雪在金牛峰矿区是罕见的。北风呜呜地吼叫着，狂风翻卷着雪浪在沟谷里、山坡上，汹涌着，冲撞着，就象要把整个矿区吞噬了似的。山坡上的那些杂树在风雪中狂舞着，挣扎着，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折裂声。只有那挺立在山腰路旁的常青松树，仍在精神抖擞地与风雪搏斗，发出阵阵尖厉的呼啸，和运矿索道隆隆的运行声汇成了一曲高昂的战斗交响乐。

这时，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正顶风冒雪在运矿索道下慢步走着。那系着的帽耳下，满脸的胡茬上，挂了一层晶亮的白霜。他紧皱着眉头，不时抬头看着在茫茫风雪中飞驰的矿斗，一步一个脚印地沿着索道向前走去。

他就是索道维修组长李永亮。

李永亮近些日子正在为索道常出故障而焦急着。

眼看已是年末了，为了超额完成建矿以来的最高年度生产指标，矿革委会发动了夺铜大会战。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索道那隆隆的声音常中断。就在昨天夜里，五号架

子上的托鞍^①又断裂了。大家分析了很久也没找出个确切原因。这条索道是矿区的动脉，它一停，坑口的矿石就运不出来，选矿厂里的球磨机没有矿石吃，整个矿区跃进的时钟就得停摆。所以这几天他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在索道旁、架子上检查着、思索着：“这托鞍为啥会断呢？”

李永亮又来到五号架子下，这里是常出故障的地方。在架子的右边，有一条又深又宽的沟，这儿的风更大，它不断地卷着雪浪，象一股澎湃的海潮，呼啸着顺着沟势向上涌去。

李永亮抬头朝架子顶上望去，锥形的架尖直插夜空，一只只矿斗在与滚滚铅云竞相奔跑，凛冽的寒风把架上的积雪扫了下来，洒在他的身上，钻进了大衣领子里。他全然没有介意这些，裹了裹大衣，沿着斜梯向架顶攀去。

到了架台上，李永亮伸展了一下腰身，深情地眺望着他工作了二十来年的矿区，在这大风雪的夜晚，依然是那么生气勃勃。在狭长沟谷的深处，兀立在山腰上的提升井塔下，满载着金光闪烁的铜矿石的矿斗在索道的牵引下，源源不断地从那里冲出来，就象一队排列整齐的战舰，在银色的雪浪里此起彼伏、你追我赶地隆隆向前，径直把矿石送到金牛峰下阶梯式的选矿厂房里。选矿厂里，球磨机一面轰隆隆地吼叫，一面敞开肚皮狼吞虎咽着大块大块的矿石。所有这些在李永亮看来、听来，都那么舒坦、惬意，紧皱的眉头渐

① 托鞍是索道架子上用来承载钢索的一种金属部件。

渐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时，从谷口通往坑口的大路上，出现了簇簇灯火，象一条火龙朝坑口涌去。他知道，这是上夜班的矿工们手里提的照路矿灯。他还猜得到，在这些矿灯中，有一盏是矿党委书记的。因为党委书记有这么个习惯：每天都坚持到群众中去“走走”；尤其是在这生产繁忙的风雪之夜，他更要到坑上坑下去“转转”的。

就在这时，虽然矿革委会的办公楼被一截山坡挡住了，但他好象还看到了在那闪亮的窗口里，革委会的工作人员还在为矿区的革命和生产紧张地工作着。

李永亮还清楚地记得，就在矿革委会成立的第三天，队长突然通知他到矿里参加第一次政工和生产会议时，他心里是多么激动啊！一个十岁就给地主放牛，十五岁当长工，身上的鞭痕都起了摞的人，解放后居然当上了矿山的主人，现在又参加讨论矿山大事了。……

李永亮正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一阵唿唿的踏雪声使他猛然一惊。那声音就在架子下的山沟里。因为雪雾迷住了他的视线，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声音越来越近了，不一会架子下出现了一个矫健的身影，绕着架子转了一圈又不动了。已经半夜了，谁还到这里来呢？莫非……，对！一定是老队长。李永亮到索道来的时候，一出维修工具间正巧碰见值上半夜班的老队长。“哈哈，这回可叫我堵住了，没二话说，赶快给我回去休息！”说完老队长把李永亮一直“押送”到岔道口才罢休。可李永亮等老队长前脚一动，他后脚

就跟回来了。“一定是这老伙计又找来了，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李永亮掏出怀里的手电筒。

脚步声在架梯上响起来了，但是很轻，生怕把什么吓跑了似的。一道白光射了过去。

“谁？”重浊的声音在深夜里显得格外响亮。

正在上梯的来人被电筒的光亮照得睁不开眼睛，一只手挡在头前，一只手紧紧抓住梯子站在那里不动了。李永亮定睛一看，哪是老队长？原来是自己的徒弟小刘。

“你来干什么？吓着没有？”李永亮一边把小刘拽上架台，一边爱抚地埋怨着。

“李师傅，是你呀！可真把我吓了一跳。”小刘朝李永亮眨眨眼睛，圆圆的冻得红红的胖脸蛋一歪，“那，你来干什么？”

李永亮拍了拍徒弟的肩膀：“哈哈，小伙子，你也没看看，这是什么节骨眼！”

又是那句话。小刘记不得已经听过多少次了。他不禁想起在矿革委会成立不久，生产量突破了建矿以来最高水平，矿石就象敞开了闸门的水，一股劲地往索道上涌来。可索道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眼看着就要完不成任务了。

怎么办？李永亮领着索道工人们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把原来的小矿斗改制成大矿斗，增大运输能力，满足生产跃进的需要。当时，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可是这斗怎么改却争论得很激烈。自己改呢，从来没干过；到外地去订货吧，起码得三个月，远水不解近渴。生产副组长李占

奎说：“等三个月我们也得等啊，总比没有强吧。”

听到这个消息，李永亮非常着急。他找到革委会萧主任要求说：“革命不是靠等出来的，这改斗的任务就交给我们索道工人吧！”

在革委会的支持下，改斗的战斗打响了。电焊的火花映亮了索道旁的五个不眠之夜。就在这五天里李永亮没离开索道一步，困极了，就在工具间的小炕上打个盹，眼睛被电弧光刺得红肿，火辣辣的疼，就用凉水捂一捂。他和小组的工人们一起奋战，最后终于改制成了八十只大矿斗。

当新矿斗在震撼山谷的锣鼓鞭炮声中飞上索道的时候，小刘眼里笑出了泪花，说：“李师傅，这回可该松口气了吧？”

可师傅跟今天一样，拍拍他的肩膀：“哈哈，小伙子，你也没看看这是什么节骨眼！”

“你也没看看，这是什么节骨眼！”这句话在小刘心里象回声似的响起来。什么时候是师傅说的节骨眼？他弄不大清楚，他只知道，冒着风雨检修大线的有他师傅，搞技术革新绘制蓝图的有他师傅，报捷的队伍中燃放鞭炮的还有他师傅。他觉得师傅最喜欢在风浪里穿行，最热爱这战斗的生活。

小刘想着想着，忘记了这是风雪之夜，忘了寒冷，也忘了疲劳，心里象燃了一团火，把血液都灼热得沸腾起来。他审视了一下身边的师傅，就象一尊铜铸的塑像，一动也不动地在风雪中屹立着。

此时此刻，他知道师傅在想什么。

“这些日子托鞍为啥老是在夜里坏呢，小刘你琢磨出点道道来没有？”果然，师傅又开始和他讨论起这个总也放心不下的问题来了。

“我正琢磨呢，就是还没有想出来。”

“小刘，最近我们不是天天学习《矛盾论》吗？毛主席说：‘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你说托鞍的断裂跟哪些有联系呢？”

小刘思索了一下说：“我想这几回托鞍都在夜里断裂，又都在五六号架子上，这里边一定有个什么特殊原因，可我还没找着。”小刘说得很慢，好象一边说，一边还在苦苦思索着。

是啊，李永亮也正在琢磨这个原因。有人说：这是自食其果。小矿斗改成了大矿斗，托鞍还有不压坏的？李永亮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斗是今年春天改的，为什么夏秋托鞍没坏过，偏偏在最近几天夜里才压坏了呢？他今夜冒着风雪正是为了探索这个原因的。刚才小刘的话又引起了他的联想，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中。

“好啊，你们俩又违犯劳动纪律了！”

突然，一个大嗓门从风雪中飘了过来，两个人一听，就知道是老队长。小刘把舌头一伸辩解道：“不，我们正打算回去呢。”

老队长上完了梯子，快步登上架台，伸手刮了一下小刘那冻得红红的鼻子，严肃地说：“你还嘴硬！”

其实，老队长也正为托鞍总出毛病坐卧不安，并且亲自参加值班。刚才他独自检查了好几座架子，赶巧在这里碰上了李永亮师徒俩，就来了个先发制人。他问：

“这回没什么圈子兜了吧？”

一看这架式，李永亮师徒知道再讨价还价是没有用的，只好跟着老队长走下了架台。

在山下的岔路口上，老队长对小刘摆了摆手：“下半夜才是你的班，为啥现在就跑来了？快回去老老实实在地给我睡一觉，要再跟我找麻烦，小心把鼻子给你揪掉！对李师傅嘛，我得采取点特别措施。”

小刘摸摸鼻子，瞅着老队长那吓唬小孩的模样乐了。

老队长一直把李永亮送到了家里。原来，他的特别措施就是让李永亮的老伴把他好好看起来，非让他睡一觉不可。这一招倒不一定完全生效，可至少还是有些作用。

老队长一走，李大娘就忙活起来了，只约莫一袋烟的工夫，小炕桌上便摆出了两盘炒菜，还烫了一壶李永亮爱喝的二锅头。

“喝点吧，天这么冷，暖和暖和好睡觉。”她望着老伴说。

李永亮眉毛动了几动，眼里闪过喜悦的光彩，可只喝了两盅，便皱了眉头，望着窗外，他还在想着索道上的事呢。

李大娘不知这底细，她以为老伴还在为搬家的事呕气哩，不由得轻轻地叹了口气。

原来，李永亮在矿山这些年，李大娘一直住在乡下的，去年春天才搬到矿里来。领导上给了他们两间红砖瓦房，

李永亮也就从索道维修工具间那住了十几年的小炕上，搬进了新居。

新房宽阔敞亮，有电灯，自来水，门口还有一个小菜园，后边就是漫坡的苹果树。一切都那么称心如意，乐得李大娘眉开眼笑的。

可自从搬家后李永亮脸上的笑容反倒少了。李大娘常常看见他深更半夜的突然坐起来，披上衣服走了出去。时间长了才知道，老伴这些年在索道旁住惯了，要听着那隆隆的索道运行声才睡得香甜，饭也能够多吃两碗。自从搬家后，一到夜里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声音，心里象少点什么似的。甚至醒来还要穿好衣服走上二里多路到索道跟前看看，才能回来安心地躺下。

有一天，老伴突然和她商量要搬家。李大娘寻思：这可是没事找事，住得好好的，又搬啥家呀！她赌气地说：“要你搬吧，我和孩子算是不动了。”李大娘的回答，使李永亮心里很不高兴，但他从来不愿和她吵架，心想过两天再说吧。可巧正赶上这几天索道出了毛病，他为了工作方便就连三、四天住在维修工具间里曾经住过的小炕上。搬家的事呢，压根就忘了。李大娘却以为老头子在和自己呕气呢，这几天心里就象索道线上的矿斗，起伏不平。

说起来，李大娘和李永亮是在一棵黄连树下长大的，在旧社会受尽了苦。解放后，李永亮在矿山找到了工作，他俩才第一次看到了彼此脸上有了笑容。从这以后，李永亮一心扑在工作上，越干越有劲。他常说：“咱们可千万不能忘

本啊！”李大娘想过，如今的日子全是党和毛主席给的。大家都住着这样的红砖瓦房，生活舒适一点，难道叫忘本么。想来想去怕的倒是老伴长此下去把身体搞坏了。现在她看着老伴那心事重重的样子，长长地嘘了口气，说：

“要搬就搬吧，别成天拉拉个脸子不开晴，闹得云遮雾罩的。”

李大娘满以为老伴听了会感到意外高兴的，可他却跟没听见似的，仍然打着个眉结，望着窗外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才回过头来说：

“不搬了。还搬啥？”

“那你为啥一连几夜不回来，这一回来还拉长了脸？”

李永亮连忙把自己现在着急的事告诉了老伴，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外边的风又大了，风卷着雪花重重地打在玻璃窗上。

李大娘望了望玻璃上积得厚厚的冰花，又瞅了瞅老伴那深陷的眼窝和着了迷似的神情，猛地想起了老队长交给的任务，便催促道：

“早点睡觉吧，明天还得上班哩！”

“我不困，你先睡吧。”

李大娘见老伴不肯睡下，只是抽烟。她也打定了主意：反正今天晚上你就别想再出去。她下地把李永亮那双棉大头鞋拿起来，在一处破绽的地方稳针慢线地缝补着，磨蹭着时间。心里这样想着她嘴里就说了出来：“没有鞋穿，我看你还能出去？”

这下李永亮真急了：“我说你呀，怎么老队长给你根针就当棒槌，这索道老出事，我不去咋行啊？”

“哼！缺了你索道就不转了？我这是执行老队长的命令，你不遵守纪律我还要遵守哩！”

“哎哟呀，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节骨眼？我对索道最熟悉呀！”

李永亮哪能不理解老伴的心情。十几年来，在工作上，她从来没有扯过他的后腿。孩子、家务总是照料得一点也不让他分心。尤其是搬到矿里以后，哪天晚上不等到他回来才能睡觉。他觉得自己工作中的成绩，也有一份是老伴的。他用温柔的眼光看看老伴，不禁想起了一桩往事：

那还是解放前，他十岁那年，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在外边给地主放牛，到了十冬腊月，连双鞋都穿不上，两只脚丫都冻裂成一条条大口子。有时冷极了，只好把脚插到牛粪里暖和暖和。一天，他拣到一双破布鞋，一只前面大张嘴，一只露着脚后跟，可是就象这样一双扔掉的破鞋，地主也不让穷人穿上！那天晚上，天也刮着风，下着雪，黑心的地主婆硬说他拾的烂鞋是偷她家的，不由分说把他按在地上毒打了一顿，还拿起锥子往他脚心扎去。……

几十年了，那留在脚心上的伤疤，那风雪的夜晚，他一天也未曾忘记过。当时，他就是用那只流着鲜血的脚把地主婆踢翻在地，逃出了虎口。

李永亮把这事又给老伴讲了一遍，然后深深地吸了几口烟，说：“要不是有了党，有了毛主席，咱们哪能有今天。

每天晚上我一看见炕沿下孩子们那一排胶鞋、皮鞋、棉鞋、单鞋，就感到脚心上那个伤疤还在疼，心里却热烘烘的。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穿不上鞋、吃不饱饭的穷孩子？咱们怎能光想到自己？我想，我们工人活着就应该向前看，一个心眼地跟党和毛主席干革命！”

李大娘的眼圈红了，湿润了。在幸福中回忆起辛酸的往事，总会给人以新的启示，使人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和正确选择前进的道路。是啊，光老伴和孩子们以及周围的人都穿上了鞋，都有红砖瓦房和舒适的生活那咋行啊！她眼前仿佛出现了世界上生活在苦难中的那些光着脚板的穷孩子。“对！要支援天下的受苦人闹革命，就得要苦干！”李大娘突然觉得，眼前还是往日那四十瓦的电灯，骤然间象亮得多了。她转过身来把补好的鞋递给老伴，说：“这些我明白，要是你感到现在真是节骨眼，那你就还去吧，我不拦你了。”

于是，李永亮又来到五号架子上。小刘已经先在那里了。

雪渐渐地停了，北风却更加尖厉了。几颗从云缝里挤出来的星星，也好像被冻得瑟瑟发抖，而五号架子上的两个人却丝毫没有介意这些，只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索道、矿斗、托鞍。

李永亮用小手锤不时地在托鞍上轻轻地敲打着，细细地倾听着，就象一名尽职的医生在精心地辨别着矿区脉搏跳动中的每个可能出现的杂音。

寒风象一根根针尖刺在手背上、脸颊上，渐渐地脚、手、

耳都麻木了。他们经受着严寒的侵袭，却一心注视着索道的运行，忽然，他们发现索道上的矿斗渐渐地慢了一些，托鞍在矿斗的重压下发出低低的呻吟。李永亮一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托鞍的情况，这时猛然使他心里一动，越想心里越亮堂。

“嘿！找到啦。”李永亮象是自言自语，把正在沉思中的小刘闹楞了。

“李师傅，什么找到了？”

“托鞍断裂的原因呀！”李永亮仿佛才发现小刘也在这里似的。“小刘，你想到没有，这原因恐怕就在这个‘冷’字上。这严冬越到夜里气温越低，可托鞍是生铁铸的，越冷越脆，这几个‘越’字到了一块，就要出事了。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几天正是最冷的时候，平时托鞍完全能经住的分量，遇到这大冷天的夜里就经不住了。你说是不是？”

“对呀！”小刘越听越在理，想不到他师傅，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的老工人，竟讲出了这样一番科学道理，他又是敬佩又是高兴，差一点蹦起来。

“那——，为啥偏偏在五、六号架子上出问题呢？”小刘爱动脑筋，遇事专爱打破砂锅问到底。

李永亮指了指前方说：“五六号架子中间有这一条山沟，风更大更冷，两个架子的距离远了，托鞍就更吃力，加上最近夜里奇冷，所以这儿矛盾就突出了。”

“对呀！”小刘脸上的忧虑消失了，又换上了往日那天真